

一沔禅心

闵良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作者简介

闵良，20 世纪 70 年代生，四川隆昌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在固原师专（现宁夏师范学院）任教半年，后在新消息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生死百年》，杂文集《生而自由》。本书是作者第三部作品。

一沓禅心

闵良著

曲折回旋之能事，文字，极尽
若轻，文字，诙谐幽默，又法
纵横开阖，把平淡往神奇里
写，把刻板往有趣里写，把
枯燥往生动里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片禅心 / 闵良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5-1673-9

I. ①一… II. ①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4217号

一片禅心

闵良 著

责任编辑 赵维娟 谢 瑞
封面设计 马 俊
责任印制 岳建宁
插 图 毕传国
封面题词 杜 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166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673-9/I·49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 | |
|----|-----------------|
| 1 | 美女与心脏病 |
| 4 | 美女江湖武松安在 |
| 8 | 情人的等级 |
| 11 | 办公室里的红屁股火鸡 |
| 14 | 两种脱人裤子的蠢货 |
| 17 | 与条子肉的缠绵 |
| 21 | 螃蟹的另外一种身份 |
| 25 | 月饼的江湖老大地位 |
| 28 | 至高无上的杂碎 |
| 31 | PK中美两只鸭子 |
| 35 | 禅林往事·前传 |
| 40 | 莲花座下 |
| 45 | 孤独少林 |
| 60 | 最是那鱼眼的温柔 |
| 63 | 羊肉·臊子·面与流星·蝴蝶·剑 |
| 65 | 难解凉面的风骚 |
| 67 | 像回锅肉那样勇猛 |
| 70 | 荔枝的风流韵事 |
| 73 | 火锅直率如君子 |



78	当局者迷的饭桶式解读
80	是处年味最销魂
83	二〇一三年的羊杂碎
85	泡饭的美食意义
88	豆腐那档子事儿
91	禅林往事·正传
93	一悟成佛
109	棒喝交加
123	机锋深处
139	野野地吃顿饭
141	鬼饭与诡饭
144	最跩的面馆
146	牵肠挂肚
149	嘴与肚子的较量
151	花生米共豆腐干
153	秀可餐 色也可餐
157	竹子开花
160	吃之大者
163	吃相大全
166	死事二〇〇七
193	禅林往事·后传
195	生死大事

美女与心脏病

“看美女有益身心健康”——得出这个结论的不是科学家，是我。以我小心揣之，即便像“捐精院士”那样无耻的科学家，恐怕都不屑于做如此等而下之的研究，所以这样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结论，只有似我这样闲得无聊的人才研究得出来。不过事先声明，这样的结论纯粹来自生活，没有立过项，也没有靡费纳税人一分钱。

我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步行上班的经历，三公里的路，尽管有树有水有车有楼，我还是甚觉路漫漫其修远，曾试过各种办法以使自己忘路之远近。看书、双手互搏、思想跑马，甚至佯装威吓路边的宠物狗都无济于事，直到发现看美女的诸多妙处，三公里的上班路才变得有趣起来。

看美女首先对美女们的身心大有裨益。在“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古代，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看美女，十有八九要挨黑砖；信奉“过了线是禽兽，不过线连禽兽都不如”的现代，不看美女，十有八九会被斥有病，严重时人家会怀疑你

性功能是否还健在。我曾仔细观察过美女渴望被关注的神态。普通程序如下：你对面走来一个美女，美得一塌糊涂而且趾高气扬，鞋跟一般在十公分左右，尽管在她面前你可能就是个武大郎，但你们交臂的一刹那，美女总会迅速偷窥你的眼神，看你是否在注视她。我用这种办法穿帮了好几个美女的孤傲。战果是，美女们并未骂我流氓或者声称要报警，而是满心欢喜地走了。按照心情好工作效率就高的定律，大约该美女所在办公室当天会出奇的和谐。此情此景，如果你不幸是牛顿或者捧着书撞树的那位，没看到路过身边的美女，她们肯定好几天食之无味，心胸狭窄的还会在办公室大发脾气。试想想，人家头天晚上开始敷面膜，次日又早早起来精心伺候身体的各个部分，希望赢个头彩或者博得极高的关注度，甚至为了肚子的高度低于胸脯，连饭都没敢吃……如此煞费苦心赢来的装扮却无男人喝彩，她们没扛着AK-47到大街上去突突几个男人，已经算兰心蕙质、菩萨心肠了，在办公室发点脾气实在不算什么。

看美女不仅利她，也利己。在城市颈椎病泛滥的时代，看美女显然利于颈椎的活泛。尤其是在大街上寻找美女的过程，实在是颈椎无比活跃且受用的过程。甚至可以反过来做如下推论，作为都市男人的你如果不幸得了颈椎病，足以证明你不爱看美女或者美女看得不够多。当然，如果恰巧你既

不爱看美女又没得颈椎病，或者你既爱看美女又得了颈椎病，当属低概率事件，建议你赶快去买彩票而且尽早做好如何花五百万元巨奖的规划，省得中奖之后手忙脚乱心脏病复发。我这个偏方可能只适用于银川这样的城市。在北京，你多半看不到美女——都在私家车上；在上海，你不必找美女，遍地都是，起不到活泛颈椎的作用。唯有银川这样的城市，美女不多，也不至于都有私车，你得扭着脖子找啊找。噢，运气来了，你也许会看到有一美女正躲在墙根阴影处，等41路公交车，脸上被汗水冲刷出一道道惊人的鸿沟。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看美女也有惊魂之时，前后反差跟坐过山车一样，心脏不好的请勿模仿。比如在一个能见度极佳的早晨，我面前走着一个体态匀称、穿着职业装打着花折伞的女子，一步三摇婀娜多姿。我按原计划尾随两公里后来到一个早点摊前，她揭开伞花掏出钱包买油条的一刹那我落荒而逃。那张高低起伏且布满沧桑的脸令我至今难忘。我现在还把它当作一次十分不划算的冒险。这个故事甚至可以提醒医生，给心脏病病人写医嘱时不要忘了来上这么一句：为免心脏病复发，有窥美女嗜好者，请务必慎重。

美女江湖武松安在

对美女的热爱，绝非我等现代男人之专利。在已渐渐被人淡忘的“诗三百”里，有“辗转反侧”式的懦夫行为，也有“俟我于城隅”式的偷偷摸摸，至于与美女私奔成为千古美谈的，远不止司马相如兄一人。此理古今中外皆同。三十年前，我们家小花母狗吸引了好几只公狗帮我们家守夜，动物凭原始本能尚可达如此效果，况乎有手有脚懂得制造浪漫的人。

当然，古代男人对美女的热爱，比较形而下。在我看来，那仅仅是一种原始冲动。附着在冲动之上的东西毕竟不太多。“隔座送钩春酒暖”算作情诗吧，这叫制造气氛；“分曹射覆蜡灯红”算作游玩吧，这叫制造在一起的机会；“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干脆勾引到野外草丛里，这是标准程序，和现在宾馆开房差不多……凡此种种，动静都不大，手段老套且陈旧，远不如现代男人对美女的热爱，已经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开发了。



难煞武二哥

武松敢于斩杀潘美人，是因为有杀兄血海深仇在。要对付“武装”到牙齿的现代美女，武二哥只能干瞪眼。

我这样说至少会被一部分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美女大赛的男人们饱以老拳。在这种坚硬的威胁下，我倾向于认为，现代男人对美女事业的伟大贡献在于：为了尽可能地压榨美女的血汗，极端“黄世仁”般地扩大了美女的外延。在专家的包装以及各路无良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鄙里乡间一只未见过世面且臃肿不堪的大熊猫，都完全可以被打扮成章子怡的形象混迹于美女江湖。大熊猫是否属美女实在不值得讨论，若说章子怡不算美女，你我怕是见了任盈盈后的江湖混子——眼睛瞎了。然而大众的腹诽在专业人士那里并不成为问题，因为大熊猫和章子怡不过是他们挣钱的道具而已，人民币到手之后，道具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学会了“得鱼忘筌”的禅宗至理。至于上当的观众，不过是象脚下踩死的蚂蚁——其实，在掏钱买票那一瞬间他们就该惊呼了，进得场馆看完了才学会惊呼，只能说明你丫真是太嫩了！

美女只是顺口溜，即便被人呼一万次，你也别相信你就是西施再世媚娘重生。当然，有时候，美女泛滥也会整出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N天前，我走在新华街上，冷不防从角落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美女，康师傅绿茶空瓶子，要不？”我当时就石化了。美女横行的年代，还有美女沦落到收空瓶子？回头一看差点没背过气去。说话的是个起

码六十岁的老头儿，被呼作美女的，也是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婆子，背后拖了黑乎乎的塑料编织袋。还有一例是这样的：我女儿五岁时去奶奶家，看到奶奶穿了身带花的衣服，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称赞：“哇，奶奶今天好像美女耶！”害得我妈难过了好几天。某次酒桌上论英雄，几男儿女刚坐定，一哥们抱怨说：“再打打电话嘛，没有美女怎么行呢？”话音刚落，一姐妹立即反对：“好像我们几个不是美女一样。”她的老公在旁边不满地接下话茬说：“好像你们几个是美女一样。”另有一位熙凤姐当场发出狠话说：“走，我们都走，人家叫美女来喝酒的，我们不是美女，凑什么热闹。”事态严重，男人们赔到第九百九十九个不是时，她们才愿意坐下来把酒言欢，喝起白酒来豪气冲天。若干年后的现在，我才明白，这样的美女有个专用名称：女汉子。

我的结论是，在美女这片混乱的江湖上，男人们已经养虎为患。在武松没有出现之前，男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多酿酒，待武二哥出现时齐齐奉上，好叫多打老虎，不必上景阳冈，也不必管国家法律。在这个男权社会里，母老虎威胁到男人的江湖声誉，无论如何都是该打的。

情人的等级

鄙里乡间，情人的等级似乎是要高于都市的。这个判断可能招致大部分都市女性的强烈不满，但没办法，事实如此。

在我的四川老家，从古而今，“情人”一直被“野婆娘”代替。绝大多数泥腿子们的字典里是没有“情人”一词的。至于人，他们是认得的，似我这种两条腿走路而且会骂娘的都算。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婆娘”是个很奇怪的称号，生猛而且暧昧，比起另外一个叫“屋里的”称呼来，婆娘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但“野婆娘”却韵味十足，其地位与“家婆娘”完全可以等量齐观。这好比古代的“左丞相”和“右丞相”，尽管权力有大小，分工不同，但同样位列丞相，真正要拎出来说事儿，有得一拼。我见过许多“家婆娘”和“野婆娘”干仗的情景。通常的情况都是“野婆娘”非但不怯场，说起她对那个男人的好处来，反而如滔滔江水。追问一

声紧似一声：“你给他的有我的多么？”“你又给过他什么？”“你还能给他什么？”“你如果能满足他，他为什么还要找我？”直把“家婆娘”拼得无地自容，最后只好冲将上去，用牙齿解决了这场争斗。请注意，在水稻生在山脚下高粱长在半山腰的偏僻山村，“家婆娘”如果敢把法律搬出来说事儿，多半会遭到更大的羞辱。“野婆娘”会把法律连锅端，然后兜头砸在“家婆娘”脸上。更何况，大部分时间里，婆娘们宁肯相信优质的口才和不绝如缕的唾沫，也不会相信文绉绉的法律。当然，还有个别极端的，则更相信农药。

城市里的“情人”，虽然看着时尚，玩得也时尚，生存质量实在远远不如鄙里乡间。城里的情人绝大多数处于地下状态，见光基本上都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据说胆子最小的只能玩一夜情。一夜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以后在大街上见面都不要相认。惶恐如兹，何谈生存质量，又如何能够培养“野婆娘”一样的胆气来。而没有那样的胆气，想争来那样的地位，又何异于痴人说梦？我在这个城市里待了十五年，也见过许多离了旧好结新欢的，见过许多老婆和情人对阵的场面。可惜的是，始终没见过情人敢于像“野婆娘”那样气势汹汹地质问“家婆娘”的。多数情人一上场就先矮了半截，像偷了人家田里的瓜一样心虚，只有挨主子批的份儿。至于能够赤膊上前厮杀一番的，多半是刚从鄙里乡间杀入城

市的生力军，她们还保留着在田间地头当“野婆娘”那份狠劲儿。这句话的背景是，“野婆娘”们地位虽高，实惠却远远不如“情人”，多半“野婆娘”只是贪图男人的免费劳动力，以便农忙时可以帮她在雷雨到来之前抢收粮食。而“情人”们至少可以混得衣食无忧，处境再好点的可以分得一房半屋，再靠谱些的还能弄个一官半职，极品情人恐怕一夜暴富也未可知。

同为女性，工作性质也差不多，仅仅因为所处城乡不同待遇就差距如此之大，是人都会选择用脚投票，所以“野婆娘”都大批量涌进了都市，导致城里资源过剩，许多女人沦落风尘，到城乡结合部做起了大众情人。至于若干年后，我们还能否在乡间找到生猛的“野婆娘”，恐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办公室里的红屁股火鸡

我有一个朋友，超帅，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怀疑自己的性别。准确地说，是怀疑自己是否尚属男人之列。

毫无疑问，他生下来时是“带把儿的”，长大以后，也是“带把儿的”。往人们面前一站，无论肤色、发型、言谈举止，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男人。但最近，他遇到办公室几位美女的围攻，她们固执地认为他不是一个男人，或者，即便勉强确定为男人，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男人。

事情是这样的：办公室有几位上海女人，秀色绝对能归为可餐一类。至于如何餐法，是学古人用“绣花鞋斟酒”还是学现在的行为艺术者做“女体盛宴”，当另著文研讨。这里想说的是，秀色可餐的女人们，无论春夏秋冬，办公室着装一律“短打扮”，胳膊大腿永远在外边。夏天直接露，冬天外边披件厚衣服，到了办公室大衣一脱，照露。

虽说美女裸露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并不一定是给像我一样的“三级残废”看的，也不一定是给我朋友看的，但如若

//